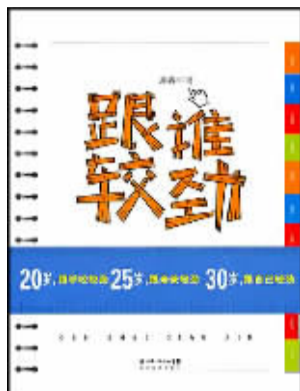


30

回家过年



○孙睿 著

以前,何小兵认为幸福是渴望拥有而目前无法拥有的东西,现在他终于明白,其实幸福就在眼前。

突然间,何小兵感觉自己脑袋里的一块冰融化了,世界也变样了,重新阳光灿烂起来,他顿时怨气全无,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他了。

何小兵学会想念人了。夏雨果出去订票,刚走一会儿,他就希望她赶紧回来。

在飞机上,何小兵睡着了,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19岁,背着一把吉他走在老家的街上。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站在他面前,对他说:“如果你想去北京,就现在去。等到30岁,你就出不去了,只能在这里一直呆到死。”

“那我这就去买票去。”何小兵说。

那人又说:“记住,搞艺术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,你得有这个准备,也许你能获得幸福,也许会生活得很惨。”

梦里,19岁的何小兵竟然听懂了这番话。他握着说话人的手,一个劲儿地感谢,那个人却突然不见了。

夏雨果把何小兵叫醒,北京到了。

何小兵睁开眼,看着北京的土地,回味着刚才的梦,回味着这9年的生活,神思恍惚。

北京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,以前何小兵非常厌恶自己审美范围外的审美,现在他学会接受和尊重他人的审美了,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利。

街上那些陌生人不再显得那么不可爱,何小兵从心里有了一种想亲近他们的渴望。

他在高速路上开着车,明天就是除夕了,他准备回家过年。

何小兵渴望早点到家,这是离开家后10年里的头一次。

家里重新装修过了,换了锁。何小兵敲门,母亲给他开了门,她知道何小兵今天要回来。

又快两年没见到母亲了,当母亲出现

在眼前时,何小兵突然觉得她老了。他记得以前母亲穿高跟鞋和裙子,现在在母亲脸上好像突然长出了皱纹,成了老太太。同样的情况也在何建国的身上出现了,以前这个男人是家里权势的象征,何小兵一直与之抗衡,但现在在这个权势已显老态,何小兵觉得不必再抗衡,时间已将胜利的砝码倾斜到了他这一边。

这次见到父母,何小兵并没觉得多么陌生。这两年,虽然他没有回家,但开始和他们短信联系了,偶尔还打个电话。

进门坐了一会儿,何小兵就要去姥爷家了。姥爷去世后,舅舅还住在老院子里,逢年过节,大家还去那里聚。

以前是父母带何小兵去姥爷家,现在是他带父母去姥爷家。何小兵开着车,何建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,摸摸这儿,碰碰那儿,欣赏着何小兵的车。

到了姥爷家,何小兵的舅妈等人正在准备午饭,空气中飘着他熟悉的花生油的味道,这是在炸丸子,每年春节都要炸一盆。

做饭的人在外屋忙活,其他人在里屋嗑瓜子、闲扯,地上已是一片瓜子皮。

何小兵发现,在里屋的都是男人和孩子,在外屋做饭的都是女人。从何小兵记事起,家里的分工就是这样,男人和孩子觉得这是合理的,女人们也没觉得自己受多大累,她们边做饭边聊天,笑得比里屋还热闹。

何小兵约了王大伟。王大伟给他媳妇在电影院地下一层开了一个小店,这里是全市年轻人的聚集地,可以卖些新奇玩意儿。王大伟的媳妇正在店里做十字绣,做好了就挂在店里卖。

隔壁是一家舞蹈培训招生的店。王大伟说,这个店的女主人曾经在北京上大学,学舞蹈,毕业后回来了,现在想回北京发展也回不去了,已经跟当初留在北京的同学有了差距。她对自己当初怕吃苦没留在北京一直耿耿于怀,现在虽然衣食无忧,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
王大伟提议晚上一起喝点酒,何小兵不想喝,说去冰激凌店坐坐。上学的时候,他们经常去那里,现在这家店还在,里面仍然坐了很多中学生。

坐在这里,聊着无足轻重的话题,何小兵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,似乎一切都在被他俯视着、清晰地观察着。他知道自己应该和王大伟、和这座城市平起平坐,但是这一切却不由自主地呈现在他眼下,他只能俯下身来看。

坐到8点,王大伟要回去帮媳妇关店门,两人离开了冰激凌店。

“黄金男”的吸引力

02

金子是美好且有诱惑力的物质,在情感的道路上如果有这种物质保驾护航,我们的情感是否就会稳固和快乐?背着黄金上路,真的会幸福吗?

现在,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在刚刚步入社会、进入情感的猎场时,会有这样一个梦想:找个富二代、官二代,或者找个事业成功的男人,再不济也要找一个高管。总之,干得好不如嫁得好,这样的观念是被一些年轻人认可的。所以,有些女性朋友在择偶时,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硬性指标——找个“黄金男”。

从心理角度看,这种择偶观没什么可抨击的。

男士们抨击年轻女性这样的择偶观念是有些偏激的,有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”的感觉。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一名女性,而是他们忽略了人性中趋利避害的天性。

人在自己的一生中,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,都不会主动给自己找麻烦。大多数人不会说:我就愿意和自己过不去,什么不好我就选择什么,什么可能让我陷入困境我就选择什么。如果有这样和自己较劲的人,我个人认为属于心理病态,需要作一些心理咨询和认知调整。大部分朋友对生活的选择,都是让自己能够走上更加愉快、幸福的成长道路。同样,对待两性情感的选择,我们也会遵从这个趋利避害的天性。

然而,从对爱情与婚姻的认知角度来讲,却又应该给这个观点泼一盆冷水。

在2010年上半年江苏卫视的《非诚勿扰》节目中,有一个模样漂亮、身材凹凸有致的女孩,她与男嘉宾的一段对话引发了社会关于“物质女”的一番争论。

当时,一个青涩的大男孩(我个人认为条件还不错)羞涩地讲着自己对浪漫爱情的憧憬。他说,自己现在虽然没有宝马车,但有一辆自行车,他愿意骑着车带着心爱的女孩游走在浪漫的黄昏,感受爱情的甜蜜。后来被封为“物质女掌门”的那个女孩用不屑的态度回应: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还是觉得,坐在宝马车里哭,比起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要好得多!

我个人觉得,这个女孩代表不了80后女孩的价值观、爱情观。在汶川、玉树的救灾队伍当中,最活跃、最勇敢的,就是80后的年轻朋友们;在职场中,最任劳任怨、努力奋斗的白领们,也大都属于80后。就这个女孩的行为来说,无论她是为了出名还是其他目的,都无所谓,这是她自己的选择,她



○柏燕谊 著

也将为那些话付出一些代价。在这里,咱们单说一下这句话透露的一些社会择偶现象。

谁都知道宝马车要比自行车贵。从趋利避害的天性来说,大部分人希望有条件的话还是坐在宝马车里,而不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这原本没什么不对的。但是,请大家不要忽略,“我希望自己坐在宝马车里,而不是自行车后座上。”“我宁肯坐在宝马里哭,也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。”这两句话是有本质区别的。

对第一句话,我们可以认为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好的憧憬和趋利避害的心态;第二句话是说,人们为了某些貌似美好的憧憬而放弃了快乐、幸福生活的权利,这也正是当下很多朋友在选择爱情归属时容易犯的错误,忽略了“黄金男”带来的到底是什么。

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你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:既敬业,又顾家;在事业上叱咤风云,又对你温柔似水;对女人的所有需求和情绪都那么敏感,且回应得恰到好处,又只对你一个人这样敏感。这些完全相悖的性格特质是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,或者说概率很小。如果有这样的人,我们可以认为他不是人,而是神!毕竟生活中还是凡人多,我们遇到“神”的机会是比较小的,所以,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,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。

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一个“黄金男”,如此好的男人能够成为“剩人”,恐怕也不是因为你的运气好。想要找这样一个“黄金男”,恐怕你还要为他的事业而奉献牺牲呢!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 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 信息真实, 最具参考价值